

御歎息之所積也、可令嫁右武衛高能給之由、御臺所内々雖有御計、敢無承諾、及如然之儀者、可沈身於深淵之由、被申云云、是猶御懷舊之故歟云云、武衛傳聞之、此事更不可思、召寄之由、屬女房被謝申之、

〔吾妻鏡六〕文治二年四月八日乙卯、二品源朝并御臺所政子御參鶴岡宮、以次被召出靜女於廻廊、是依可令施舞曲也、此事去比被仰處、申病痾、由不參、於身不屑者、雖不能左右、爲豫州義源妾、忽出揭焉、砌之條、頗耻辱之由、日來内々雖澀申之、彼既天下名仁也、適參向歸洛在近、不見其藝者、無念由、御臺所頻以令勸申、給之間、被召之、偏可備大菩薩冥感之旨、被仰云云、近日只有別緒之愁、更無舞曲之業、由、臨座猶固辭、然而貴命及再三之間、愁廻白雪之袖、發黃竹之歌、左衛門尉祐經鼓中、畠山二郎重忠爲銅拍子、靜先吟出歌云、

吉野山峯ノ白雪フミ分テ入ニシ人ノ跡ゾコヒシキ、次歌別物曲之後、又吟和歌云、

シヅヤシヅクノヲダマキクリカヘシ昔ヲ今ニナスヨシモガナ、誠是社壇之壯觀、梁塵殆可動、上下皆催興感、二品仰云、於八幡宮寶前、施藝之時、尤可祝關東萬歲之處、不憚所聞食、慕反逆義經、奇恠云云、御臺所被報申云、君爲流人坐豆州、給之比於吾、雖有芳契、北條殿怖時宜、潛被引籠之、而猶和順君、迷暗夜、凌深雨、到君之所、亦出石橋戰場之時、獨殘留伊豆山、不知君存亡、日夜消魂、論其愁者、如今靜之心、忘豫州多年之好、不戀慕者、非貞女之姿、寄形外之風情、謝動中之露膽、尤可謂幽玄、狂可賞翫、給云云、于時休御憤云云、五月十四日辛卯、左衛門尉祐經、梶原三郎景茂、千葉平次常秀、八田太郎朝重、藤判官代邦通等、面々相具下若等、向靜旅宿、抗酒催宴、郢曲盡妙、靜母儀禪師又施藝云云、景茂傾數盃、極一醉、此間通艷言於靜、靜頗落淚云、豫州者鎌倉殿御連枝、吾者彼妾也、爲御家人身、爭存普通女哉、豫州不牢籠者、對面于和主、猶不可有事也、況於今儀哉云云、

〔駿臺雜話三〕烈女種なし